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中華書局

五百家注韓昌黎集

第三冊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五百家注韓昌黎集

第三冊

〔唐〕韓愈撰

〔宋〕魏仲舉集注

郝潤華整理
王東峰

中華書局

卷十七 書

上張建封僕射書^(一)

九月一日^(二)，愈再拜：

受牒之明日^(三)，在使院中，有小吏持院中故事節目十餘事來示愈，其中不可者，有「自九月至明年二月之終，皆晨入夜歸，非有疾病事故輒不許出」。當時以初受命不敢言。古人有言曰：人各有能有不能^(四)。若此者，非愈之所能也。抑而行之，必發狂疾，上無以承事於公，望其將所以報德者^(五)，下無以自立，喪失其所以爲心。夫如是，則安得而不言？凡執事之擇於愈者，非爲其能晨入夜歸也，必將有以取之；苟有以取之，雖不晨入而夜歸，其所取者猶在也^(六)。下之事上，不一其事；上之使下，不一其事。量力而任之，度才而處之，其所不能，不强使爲，是故爲下者不獲罪於上，爲上者不得怨於下矣。孟子有云^(七)：今之諸侯無大相過者，以其皆「好臣其所教^(八)，而不好臣其所以受教^(九)」。今之時與孟子之時又加遠矣，皆好其聞命而奔走者，不好其直己而行道者。聞命而奔走者，好利者也；直己而行道者，好義者也。未有好利而愛其君者，未有好義而忘其君者^(一〇)。今之

王公大人，惟執事可以聞此言，惟愈於執事也，可以言此事^(二)。愈之蒙幸於執事^(三)，其所從舊矣。若寬假之，使不失其性，加待之，使足以爲名，寅而入，盡辰而退，申而入，終酉而退，率以爲常，亦不廢事。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是也，必皆曰：執事之好士也如此^(三)；執事之待士以禮也如此；執事之使人不枉其性，而能有容也如此；執事之欲成人之名也如此；執事之厚於故舊也如此。又將曰：韓愈之識其所依歸也如此；韓愈之不諂屈於富貴之人也如此；韓愈之賢^(四)，能使其主待之以禮也如此。苟如此，則死於執事之門無悔也！若使隨行而入，逐隊而趨，言不敢盡其誠，道有所屈於己，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此，皆曰：執事之用韓愈，哀其窮，收之而已耳；韓愈之事執事，不以道利之而已耳。苟如是，雖日受千金之賜，一歲九遷其官^(五)，感恩則有之矣，將以稱於天下曰：知己則未也^(六)。伏惟哀其所不足，矜其愚，不錄其罪，察其辭而垂仁採納焉。愈恐懼再拜。

〔一〕「集注」建封字本立，兗州人，貞元四年爲徐州刺史、徐、泗、濠節度使；十二年，加檢校右僕射。公以十五年二月脫汴州之亂，依建封於徐，秋，建封辟爲節度推官，至是供職。書意以「晨入夜歸」爲不可，其不諂^①於富貴之人可知也。

① 諂，原作「謂」，據五山本、四庫本改。

〔三〕「嚴曰」退之以貞元十五年二月從董晉之喪，自汴之洛，聞汴之亂，遂來彭城，依張建封。至秋欲辭去，建封奏爲節度推官，因留幕中。受命之明日，見院中事目，有「晨入夜歸」一件，以爲不便，乃於九月一日上書言之。

〔三〕節度推官牒。

〔四〕「孫曰」定五年左氏王孫由于之言。

〔五〕望，一作「忘」。

〔六〕趙本云「亦猶在也」。

〔七〕按孟子云：「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即所謂「無大相過」也。

〔八〕（教），一作「命」。

〔九〕（受教），一作「受命」。一無「以」字。

〔一〇〕一無「其」字。

〔二〕趙云：「可以言此言。」一本「可以此言進」。

〔三〕一無「之」字。

〔三〕好，一作「待」。

〔四〕一無「賢」字。

〔五〕「孫曰」任昉代范雲謝表云：「千秋之一日九遷，荀爽之十旬遠至。方之微臣，未爲速達。」

〔一六〕一本重有「知己」二字。

答胡直均書〔一〕

愈頓首，胡生秀才足下：

雨不止，薪芻價益高。生遠客，懷道守義，非其人不交，得無病乎？斯須不展〔二〕，思想無已。愈不善自謀，口多而食寡，然猶月有所入。以愈之不足，知生之窮也。至於是而不悔，非信道篤者〔三〕，其誰能之？所示千百言，略不及此，而以不屢相見爲憂，謝相知爲急，謀道不謀食，樂以忘憂者，生之謂矣。顧無以當之〔四〕，如何？夫別是非，分賢與不肖，公卿貴位者之任也，愈不敢有意於是。如生之徒於我厚者，知其賢，時或道之，於生未有所益也〔五〕；不知者，乃用是爲謗。不敢自愛，懼生之無益而有傷也，如之何？若曰：彼有所合，吾不利其求〔六〕，則庶可矣。生又離鄉邑，去親愛，甘辛苦而不厭者，本非爲是也，如之何？愈之於生既不變矣，戒生無以示愈者，語於人〔七〕，用息不知者之謗，生慎從之！講禮、釋友二篇，比舊尤嘉〔八〕，志深而喻切，因事以陳辭，古之作者正如是爾。愈頓首。

〔一〕「樊曰」直均求謁於公，望其稱薦爲科第計，其後，直均竟登正元十九年第。此公書所謂「時或道之力也」。李肇國史補云：文公引致後輩，爲求科第，多有投書請益者，人謂「韓門弟

子」云。

〔二〕斯須，一作「傾」^①渴」。

〔三〕一作「篤行」者。

〔四〕當，一作「答」。

〔五〕趙本「所」字作「乃」。

〔六〕一有「不得」二字。

〔七〕「語」上，一有「謂」字。

〔八〕一作「此書尤嘉」。

上于襄陽書^{〔一〕}

七月三日^{〔二〕}，將仕郎守國子四門博士韓愈謹奉書尚書閣下：

夫士之能享大名顯當世者，莫不有先進之士^{〔三〕}，負天下之望者爲之前焉；士之能垂休光照後世者，亦莫不有後進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爲之後焉。莫爲之前，雖美而不彰；莫爲之後，雖盛而不傳。是二人者，未始不相須也，然而千百載乃一相遇焉。豈上之人無可

① 傾，原作「領」，據五山本、四庫本改。

援，下之人無可推歟〔四〕？何其相須之殷而相遇之疏也！其故在下之人，負其能不肯諂其上；上之人，負其位不肯顧其下。故高材多戚戚之窮，盛位無赫赫之光。是二人者之所爲皆過也。未嘗干之，不可謂上無其人；未嘗求之，不可謂下無其人。愈之誦此言久矣，而未嘗敢以聞於人側。聞閣下抱不世之材〔五〕，特立而獨行，道方而事實，卷舒不隨乎時，文武惟其所用，豈愈所謂其人哉？抑未聞後進之士有遇知於左右，獲禮於門下者，豈求之而未得邪〔六〕？其志存乎立功〔七〕，而事專乎報主，雖遇其人，而未暇禮邪〔八〕？何其宜聞而久不聞也！愈雖不才，其自處不敢後於恒人，閣下將求之而未得歟？古人有言曰：「請自隗始。」〔九〕愈今者惟朝夕芻米僕賃之資是急，不過費閣下一朝之享而足也〔一〇〕。如曰：「吾志存乎立功，而事專乎報主」〔二〕，雖遇其人，未暇禮焉。則非愈之所敢知也〔三〕。世之齷齪者，既不足以語之〔三〕，磊落奇偉之人〔四〕，又不能聽焉，則信乎命之窮也！謹獻舊所爲文一十八首，如賜觀覽，亦足以知其志之所存。愈恐懼再拜。

〔一〕〔孫曰〕于頔字允元，正元十四年九月，以工部尚書爲山南東道節度使。

〔二〕〔嚴曰〕書稱「守國子四門博士」，當在貞元十八年秋也。

〔三〕進，一作「達」。

〔四〕〔祝曰〕援、推，引進也。禮記：上弗援，下弗推。○援音爰。推，它回切。

〔五〕抱，一作「苞」。

〔六〕一無「而」字。

〔七〕其，一作「將」。

〔八〕一無「而」字。

〔九〕「孫曰」史記：「燕昭王謂郭隗曰：『誠得賢士與共國，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隗

曰：「王欲致士，先從隗始，況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樊曰」戰國策：「燕昭王謂郭隗曰：

「欲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王之恥。」對曰：「誠欲致士，先從隗始。」王築宮而師之，樂毅、鄒衍、劇辛皆往焉。○隗，五賄切。

〔一〇〕享，一作「宴」。

〔一一〕一無「而」字。

〔一二〕一無「之所」二字。

〔一三〕以，一作「與」。

〔一四〕磊，魯猥切。

與崔群書〔一〕

自足下離東都〔二〕，凡兩度枉問，尋承已達宣州。主人仁賢，同列皆君子〔三〕，雖抱羈旅

之念，亦且可以度日，無人而不自得。樂天知命者，固前修之所以禦外物者也。況足下度越此等百千輩，豈以出處近遠，累其靈臺邪^(四)？宣州雖稱清涼高爽，然皆大江之南，風土不並以北，將息之道，當先理其心。心閑無事，然後外患不入，風氣所宜，可以審備，小小者亦當自不至矣。足下之賢，雖在窮約，猶能不改其樂，況地至近，官榮祿厚，親愛盡在左右者邪^(五)？所以如此云云者，以爲足下賢者，宜在上位，託於幕府，則不爲得其所^(六)。是以及之，乃相親重之道耳，非所以待足下也。僕自少至今，從事於往還朋友間一十七年矣^(七)。日月不爲不久，所與交往相識者千百人^(八)，非不多，其相與如骨肉兄弟者，亦且不少。或以事同；或以藝取；或慕其一善；或以其久故；或初不甚知而與之已密，其後無大惡，因而不復決捨；或其人雖不皆入於善，而於己已厚，雖欲悔之，亦不可^(九)。凡諸淺者，固不足道；深者，止如此。至於心所仰服^(一〇)，考之言行而無瑕尤，窺之閭奧而不見畛域^(一一)，明白淳粹，輝光日新者，惟吾崔君一人。僕愚陋無所知曉，然聖人之書無所不讀，其精麤巨細，出入明晦，雖不盡識，抑不可謂不涉其流者也。以此而推之，以此而度之，誠知足下出群拔萃，無謂僕何從而得之也^(一二)。與足下情義，寧須言而後自明耶？所以言者，懼足下以爲吾所與深者多^(一三)，不致白黑於胸中耳^(一四)。既謂能粗知足下，而復懼足下之不知我，亦過也。比有人說足下誠盡善盡美，抑猶有可疑者，僕謂之曰：「何疑？」疑者曰：

「君子當有所好惡」^(二五)，好惡不可不明。如清河者，人無賢愚，無不說其善，服其爲人，以是而疑之耳。」僕應之曰：「鳳凰芝草，賢愚皆以爲美瑞；青天白日，奴隸亦知其清明。譬之於食物，至於遐方異味，則有嗜者有不嗜者」^(二六)；至於稻也、粱^①也、膾也、炙也」^(二七)，豈聞有不嗜者哉？」疑者乃解。解不解，於吾崔君無所損益也。自古賢者少，不肖者多。自省事以來，又見賢者恒不遇，不賢者比肩青紫；賢者恒無以自存，不賢者志滿氣得；賢者雖得卑位則旋而死，不賢者或至眉壽。不知造物者竟如何」^(二八)？無乃所好惡與人異心哉！又不知無乃都不省記，任其死生壽夭邪？未可知也。人固有薄卿相之官、千乘之位，而甘陋巷菜羹者。同是人也，猶是好惡如此之異者，況天之與人，當必異其所好惡無疑也。合於天而乖於人，何害？況又時有兼得者邪？崔君，無怠！崔君，無怠」^(二九)！僕無以自全活者，從一官於此」^(三〇)，轉困窮甚，思自放於伊、潁之上」^(三一)，當亦終得之。近者尤衰憊」^(三二)；左車第二牙無故動搖脫去」^(三三)；目視昏花，尋常間便不分人顏色；兩鬢半白，頭髮五分亦白；其鬚亦有一莖兩莖白者。僕家不幸，諸父諸兄皆康疆早世，如僕者，又可以圖於久長哉？以此忽忽，思與足下相見，一道其懷。小兒女子滿前，不能顧念」^(三四)！足下何由得歸

① 粱，原作「梁」，據五山本、四庫本改。

北來？僕不樂江南^{〔五〕}，官滿便終老嵩下^{〔六〕}，足下可相就，僕不可去矣。珍重自愛，慎飲食，少思慮，惟此之望。愈再拜。

〔一〕〔韓曰〕群字敦詩，清河人，正元八年中進士第。時群爲宣州判官，而公爲國子四門博士。〔洪曰〕劉禹錫云：「韓十八太輕薄，謂李念八程^①曰：『某與崔大群同年往還，直是聰明過人。』李曰：『何處過人？』韓曰：『往還二十餘年，不曾說著文章，豈不是聰惠過人也？』」按此書稱群不容口，恐未必盡然，蓋禹錫晚與公不相協，溢惡之言爾。

〔二〕〔孫曰〕公時在徐州幕。

〔三〕〔孫曰〕正元十二年八月，以崔衍爲宣歙觀察使，群與李博俱在幕府。公送楊儀之序亦云：「當今藩翰之賓客，惟宣州多賢，與之遊者二人焉，隴西李博、清河崔群。」

〔四〕〔孫曰〕莊子：靈臺者有持。靈臺，謂心也。

〔五〕一無「者」字。

〔六〕一無「其」字。

〔七〕〔嚴曰〕此書最後言「僕無以自全活者，從一官於此，轉困窮甚」，蓋在貞元十八年守國子四門博

① 李念八，疑當作「念六」。按：韓集有同李二十八夜次襄城，又有宿神龜驛招李二十八馮十七，然則李二十八皆指李正封。韓集又有赴江陵途中寄贈王二十補闕李十一拾遺李二十六員外翰林三學士，李二十六員外，則爲李程。

士時也。退之貞元二年與群往還，至是蓋十七年矣。

〔八〕一無「所與」二字。

〔九〕一無「亦」字。

〔一〇〕一作「伏」。

〔一一〕畛音軫。

〔一二〕何從，一作「從何」。

〔一三〕一無「以」字。

〔一四〕致，一作「置」。

〔一五〕好惡，一作「法」。

〔一六〕「不嗜」上一無「有」字。

〔一七〕炙，之夜切。

〔一八〕一作「意竟如何」。

〔一九〕「樊曰」自太史公作伯夷列傳，因論顏夭躋壽，且曰：「天道是邪，非邪？」公至是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爲之辭曰：「天與人，必異其好惡無疑。」然終之曰：「崔君無怠。」則亦勉其在己者而已。此子厚天說所以歸之於仁義之意也。

〔二〇〕見題注。

〔三〕「韓曰」伊，山名。潁，水名。「嚴曰」伊、潁，二水名。伊水出虢州盧氏縣熊耳山，潁水舊云出潁

川陽城縣西北少室山。陽城縣今省入河南登封。

〔三三〕憊，蒲拜切。

〔三〕「孫曰」僖五年左氏：輔車相依，唇亡齒寒。注云：車，謂車牙也。「嚴曰」車，齒本所着骨也。退之是時年方三十六，齒落眼昏，鬢髮皆白，可謂早衰矣。嘗有齒落詩「去年落一牙」，蓋此年作也。

〔四〕一作「小兒滿前不能顧」。「滿」字，一作「眼」。

〔五〕「孫曰」公嘗家宣城。

〔六〕一有「山」字。

與陳京給事書〔一〕

愈再拜：

愈之獲見於閣下有年矣，始者亦嘗辱一言之譽。貧賤也，衣食於奔走，不得朝夕繼見，其後閣下位益尊，伺候於門牆者日益進。夫位益尊，則賤者日隔；伺候於門牆者日益進，則愛博而情不專。愈也，道不加修，而文日益有名。夫道不加修，則賢者不與；文日益有名，則同進者忌。始之以日隔之疏，加之以不專之望〔二〕，以不與者之心，而聽忌者之說，由是閣

下之庭無愈之跡矣。去年春，亦嘗一進謁於左右矣。溫乎其容，若加其新也^(三)；厲^①乎其言，若憫其窮也^(四)；退而喜也，以告於人^(五)。其後如東京取妻子^(六)，又不得朝夕繼見，及其還也，亦嘗一進謁於左右矣。邈乎其容，其若不察其愚也；悄乎其言，其若不接其情也^(七)；退而懼也，不敢復進。今則釋然悟，翻然悔曰：其邈也，乃所以怒其來之不繼也；其悄也，乃所以示其意也。不敏之誅，無所逃避，不敢遂進，輒自疏其所以，并獻近所爲文^(八)，復志賦已下十首爲一卷，卷有標軸；送孟郊序一首^(九)，生紙寫^(二)，不加裝飾，皆有楷注字處。急於自解而謝，不能俟更寫，閣下取其意而略其禮可也^(一)。愈恐懼再拜。

〔一〕「樊曰」京字慶復，大曆元年中進士第。貞元十七年，京以考功員外郎、公以四門博士皆議綈給。十九年，京遷給事中。

〔二〕專，一作「辱」。

〔三〕一有「矣」字。

〔四〕（「也」下），一有「矣」字。

〔五〕以，一作「知」。

①厲，四庫本作「屬」。

〔六〕「嚴曰」謂爲四門博士謁告還洛之時也。

〔七〕一作「於情」也。

〔八〕一無「文」字。

〔九〕「孫曰」郊時爲溧^①陽尉。

〔一〇〕「補注」邵氏聞見錄云：唐人有生紙，有熟紙。熟紙所謂妍妙輝光者，其法不一；生紙非有喪故不用。退之云：送孟郊序用生紙，急於自解，不暇擇耳。今人少有知者。○「生」字，今本作「乏」。

〔一一〕（意），一作「言」。

答馮宿書〔一〕

垂示僕所闕，非情之至，僕安能聞此言？朋友道缺絕久矣，無有相箴規磨切之道，僕何幸乃復得吾子〔二〕？僕嘗憫時俗人有耳〔三〕，不自聞其過，懔懔然惟恐己之不自聞也〔四〕。而今而後，有望於吾子矣。然足下與僕交久，僕之所守，足下之所熟知。在京城時，囂囂之徒〔五〕，相訾百倍〔六〕，足下時與僕並居〔七〕，朝夕同出入起居，亦見僕有不善乎？然僕退而思之〔八〕，雖無以獲罪於人，亦有以獲罪於人者〔九〕。僕在京城一年，不一至貴人

① 溧，原作「漂」，據五山本、四庫本改。

之門，人之所趨，僕之所傲；與己合者則從之遊，不合者，雖造吾廬，未嘗與之坐。此豈徒足致謗而已，不戮於人則幸也！追思之可爲戰慄寒心。故至此以來，剋己自下，雖不肖人，未嘗敢以貌慢之，況時所尚者邪？以此自謂庶幾無時患，不知猶復云云也。聞流言不信其行^(一)，嗚呼，不復有斯人也！君子不爲小人之恟恟而易其行^(二)，僕何能爾^(三)？委曲從順，向風承意^(四)，汲汲恐不得合，猶且不免云云^(五)。命也，如何^(六)？然子路聞其過則喜，禹聞昌言則下車拜^(七)。古人有言曰：「告我以過者，吾之師也。」^(八)願足下不憚煩，苟有所聞，必以相告，吾亦有以報子，不敢虛也，不敢忘也。愈再拜。

〔一〕「孫曰」宿字拱之，婺州東陽人，公同年進士。反復公書詞而考之，必其避謗而分教東都時作。

〔二〕一無「復」字。

〔三〕一有「而」字。

〔四〕「祝曰」懍懍，敬也，畏也，力稔切。○之，一作「久」。

〔五〕囂，虛驕切。

〔六〕訾，毀也，子爾切。

〔七〕一無「並」字，一無「居」字。

〔八〕一無「之」字。